



行进中国·精彩故事

之忙年

给老爸买瓶好酒、攒钱准备毕业旅行……

# 寒假干家政，大学生一天赚二百

寒假来临，大学生陆续返乡，高校封校，但在烟台有这样一群学生，愿意租住廉价的小旅馆，拎着简单的工具，穿梭在城市小区做家政工。虽然学期已经结束，但他们的忙年计划才刚刚开始。

本报记者 张晶

## 1 组建“富豪集团”，个个都是“总”

寒夜，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，一地的瓜子皮。几个年轻人或倚或躺，相互调侃着，管自己的家政团队叫“富豪集团”，称呼彼此为“总”，希望记者能把他们拍到。

“明天约的几点？”刘挺坐在床上，目光从电视机移向刚放下手机的小褚。

“客户说七点半到家里。”小褚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负责联系需要家政服务的客户，并给刘挺等几名学生派活。

“这么早啊！”刘挺有些无奈地往下一倒，“又要早起了。”

“上学的时候几点起？”记

者问。

“看心情。”刘挺嘴角一挑，笑了。如今干活挣钱，如果七点半上岗，六点多就得起，这样一比，比上学还早。

刘挺是烟台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，为了能攒点零花钱，他选择寒假留在烟台，找活儿赚点钱。

他还顺便“拐”来了同乡小武。小武坐在靠墙的床沿上，不善言谈：“在吉林上学，也是大四，回了一趟临沂老家，被挺哥忽悠出来了。”这是小武第二次来烟台，却忙得连海边都没去过。



晚上回到出租房，刘挺（左）和小武坐在床边看电视。

本报记者 张晶 摄

## 2 蜗居小旅馆，一天住宿花10元

“富豪集团”目前共五个人，大多是烟台高校的大学生。因为学校封校，几个人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。

出租房没窗，白天都要开灯。一张床，一个小方桌，一台大肚子电视机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，电视机旁再站一个人，门就打不开了。这样的房间一天20元，可住俩人，是旅馆最便宜的户型。

干活准备几块抹布、几副玻璃器和一个水桶，小褚们腊月初三就开工了。

“擦一块玻璃五块钱，上面

的小块赠送，老客户给优惠，新客户就这个价。”小褚干了四年家政，对这一行已经摸得很熟，越到年底越忙，“年底还可能涨价，一块玻璃六元，但还是比正规的家政公司要价便宜。”

“原先也在家政公司干过，公司和学生五五分，学生干一天才挣二三十，后来索性自己招人干。”小褚说，去年年前20多天，挣了5000多元。

今年虽然人少，但是客源比较充足，两人一组，每天安排三四单，除了吃住行等成本，每人一天能赚到200元。

聊城采价员温奎敬：

# 逛逛市场就知“菜篮子”轻重

本报记者 杨淑君  
通讯员 付红芳

CPI数据从何而来？聊城市统计局采价员温奎敬干的就是这份工作。临近春节，蔬菜、年货价格备受关注，温奎敬也格外忙活。

1月30日，腊月十一。上午9点，温奎敬安顿好自己的生意，便骑上电动车到菜市场采集数据。

走进市场，摊位旁没几个人。“快过年了，要进的货多，他们去批发市场还没回来。”温奎敬心里有数。

打开随身携带的价格采集器，调到当天的采集目录，94种商品的价格等待他采集录入。白菜八毛，西兰花三块，上海青两块五，芸豆八块，黄瓜四块，西红

柿四块……“这么贵，涨得真多！”温奎敬一边录入摊主告知的价格，一边感慨着年前上涨的菜价。

温奎敬说，过了腊八，菜价就上来了，牛羊肉价格也涨了不少，但猪肉价格比较稳定。

自从2005年温奎敬被聊城市统计局聘为采价员，每月逢五逢十，他都会准时到兴华农贸市场采集价格，当日12点前再把数据发送到国家统计局CPI后台管理系统。

十年中，为了采集到最准确的一手数据，温奎敬没少动脑筋。农贸市场商品品类繁多，价格随时变化，怎样做到采价准确？“数据必须同质比较，比如白菜，我将采价时间固定在上午9点左右。”温奎敬说，为了做到这

一点，无论酷暑寒冬还是节假日，都不能随便顺延。

采价时间长了，温奎敬头脑中建立起一个“价格数据库”，对物价的涨跌规律了如指掌。

比如蔬菜，如果第一天下大雨或下雪，第二天价格立马上涨；猪肉则有“涨一年，跌一年，平一年”的小规律。

这份兼职也给温奎敬带来不少“意外之喜”。他记得，2006年左右，低物价持续数年，人们对CPI几乎一无所知。到2008年，CPI涨幅超过7%。那时候，他提醒一位做投资的朋友抛售手中的基金和股票，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。通过CPI数据判断经济形势，从没学过经济学的温奎敬被朋友称作“股神”。他的工作也为更多人所了解和认可。



小武擦玻璃非常认真，每个角落都要擦好几遍。 本报记者 张晶 摄

## 3 获客户称赞是最开心的时刻

上门擦玻璃打扫房间，对“要面子”的大学生而言，有点说不出口，但对小褚们来说，这更是一种经历而已。

小褚说，干家政的学生一般都是农村孩子，能吃苦，能干力气活儿。

刘挺和小武的老家都在农村，家里给的生活费只够基本的吃喝日用，聚餐、旅行都靠自己攒，“家里就给这么多

钱，一个学期3000元左右，多了也不要。”

他们几个开过奶茶店，摆过地摊、干过招工代理，也曾做搬运工扛麻袋，早点起，住得差一些，都不是问题。小武说，“家政这活儿不是啥体面活儿，主要看你如何看待这份工作。”

小武第一次擦玻璃时，手有些生，两个小时只擦了七八块，赚钱不多，但干得仔细，住户称

赞一番，也是一天最开心的时刻。如今，小武从早上七点多出门到晚上回来，十多个小时能擦几十块大玻璃。

尽管没家政公司规范，但很多客户还是愿意雇用这些大学生。在烟台海滨小区的一个住户家里，业主于女士说，这些孩子在外不容易，干活又认真，即便活儿干得差一点，她也不会说什么。

## 4 花自己赚的钱，爽

“花自己赚的钱是什么感觉？”记者问。

“很爽！”刘挺脱口而出，去了超市看见啥顺眼就买啥。

去年干家政赚了钱，临回家前，刘挺特意为老爸买了两瓶葡萄酒，花了300多元。这笔钱如果是爸妈给的，他断然舍不得。

今年赚的钱，刘挺打算留出

一部分给明年的毕业旅行。“很早就和朋友说好了，毕业前要去一次南方，去哪儿还没定，但是得先攒钱。”刘挺说。

春节将近，小武还没买到火车票，刘挺则花23元买好了腊月二十五的返乡车票。只要坐五个多小时车，刘挺就能回到给了他奋斗源动力的家，爸妈已经习惯了这个凡事有主意的儿子，倒也

不用格外操心。

几个年轻人谁都没想要把这份工作当做事业来干。刘挺连续两年都是他们车辆工程专业的优秀学生，毕业后想应聘到外企做技术工；小武学的自动化，工作也不难找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个寒假的付出，意义不在手里的几块玻璃器，未来还有无限可能。



温奎敬在菜市场向摊贩询问菜价。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